

文化转型与 当代审美

薛富兴

著

薛富兴

著

文化转型与 当代审美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转型与当代审美/薛富兴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7726-7

I. 文… II. 薛… III. 审美分析 IV. B8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0771 号

责任编辑:李明生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张文芳

文化转型与当代审美

薛富兴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1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02-007726-7 定价 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上编 审美观念与研究方法

美学与哲学	(3)
审美及其功能	(7)
生活美学	(25)
科学美学	(45)
人类审美意识演变的历史进程	(62)

中编 审美形态与美学视野

审美经验	(85)
审美对象	(126)
自然审美	(146)
艺术审美	(173)
工艺审美	(196)
形式审美	(216)
生活审美	(261)
美育	(276)
审美与文化	(287)

下编 当代语境下的美学

文化转型与当代审美	(307)
自治与他治:中国现代美学的现实道路	(330)
真善美统一论献疑	(347)
“以美育代宗教”?	(370)
自然审美的意义	(384)
文艺价值的时空形态	(398)
后记	(415)

上 编

审美观念与研究方法

美学与哲学

哲学与美学的关系,是美学界的一个旧话题,却也是一个基础性话题,每当美学进入关键的发展阶段,均需要对此话题做一番新的回溯。

在今天的学科谱系中,美学属于哲学,是哲学的二级学科,这正是美学脱胎于哲学的原始胎记。

某种意义上说,美学对哲学的依附关系,并非美学的独特命运,乃是绝大部分科学所共同拥有的一份记忆。从美学与哲学关系的动态历史演变中,可以见出人类文化模式发展的大致情形。就西方而言,哲学一开始就扮演了人类各门科学之摇篮、保姆的角色,整个科学都从属于哲学,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从属于其哲学,亚里士多德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是古典文化模式的象征。

近现代科学史很大程度上呈现为科学对哲学的独立解放运动。人类对世界及自身的认识由此始摆脱古典时代整体、粗疏的直观与猜想,进入一个分门别类地深入考察的时代,各门类科学有了自己独特而又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规范。从此,科学始独立于哲学的襁褓而自成体系,且分类日繁,知识日增,逐渐蔚为大观。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其谋求独立,谋求自己的领域与方法,正是近现代科学独立运动的具体体现。脱离开近代科

学史的背景,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提出需要建立一门新的专门研究人类感性活动的美学,便不可思议。

作为一门科学,要对人类审美活动获得深入、系统的知识,走科学主义的自下而上的实证主义路线,其正确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当是进入科学主义时代后美学研究的最为基本的学术理念。整个20世纪中国大陆美学的学术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可正归因于一直停留于理论美学、哲学美学的层面,而没有发展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美学。一直停留在对人类审美活动想当然的猜测与粗线条的概括,而拿不出深入、系统的实证研究,美学将永远停留在前科学阶段。在此意义上,美学家托马斯·门罗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倡导的科学美学对大陆美学界至今仍有相当重要的启蒙意义。

那么,进入科学主义时代的美学,其与哲学的关系又当如何呢?

实际上有两种美学:部门美学与基础美学。

美学作为学科概念只是一种概念上的逻辑设定,是对美学这门学科理想化的全称,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学一般”(aesthetics in general)。美学应当是一门对人类审美活动做全方位研究的科学,而这又是一个范围极为广阔的领域,任何人、任何学派、任何一个时代与民族的美学,均无力穷尽人类审美活动的全部事实,因而并不具有实际的意义。

为了对人类审美活动做切实可行的深入研究,我们只能做分门别类的个别研究,因此产生了“部门美学”(aesthetics as individual),如审美心理学、人类学美学、艺术美学等等,这才是美学的真正主体。在研究方法上,它也只能走自下而上的道路,采取科学主义的,即实证的方法。

但是,光有“部门美学”,美学就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每一门学科到一定时期,均需要对自身的研究成果和知识

增长做整理、消化工作,把此前某一领域科学研究所取得的知识系统化,并把这种系统化之后的知识作为该领域的“基本知识”,提供给社会。该领域的新入门者,也必须先接受这些“基本知识”后,才能进入更深入的研究。这种系统整合各部门美学现有成果的研究构成了美学的一个独立层面,即“基础美学”。由于它是对部门美学已有成果的一种反思与综合,因此,它的研究方法就只能是理论的或概括性的。

从上述两种美学的分别中,我们正可见出当代哲学的文化功能。当代科学的发展以分化的形式进行;但是,没有综合的分化研究与知识增殖,既分裂了人心,也造成极大的知识资源浪费。只有分化、增殖,没有整合、消化的文化结构极不健全。如果说,哲学曾经做过科学的庇护人与助产士,进入近代社会后又不得不接受科学(包括美学)独立自治运动与分化思维形式的洗礼,那么,在当代社会,哲学的文化功能当体现在对日益膨胀,而又内部各自为政的科学王国做综合与消化的工作,使以几何级数增长的知识不再成为一种人自身创造,而人又无法把握的文化幽灵,使分门别类的知识真正能转化为一种能给这个世界和人类自身一幅较完整图景的智慧。否则,学日益而人日卑,长此以往便会成为心疾。换言之,转识成智正是哲学的当代文化功能。

我们所理解的哲学,若与科学相对,主要的是一种以整体形式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一种对人类现有各门类知识做总体、系统反思的活动,概念与命题只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准此,则哲学之于美学,正甚有益焉,基础美学正是其发挥作用的领地,作为美学学科反刍性环节的基础美学也只能走哲学的综合思维之路。

科学时代的美学,要想获得深入、具体的新知,只能走形而下的科学实证的道路;但是,其内部又必须有自我知识整合的功能与环节,必须有以哲学思维为基本工具的基础美学。如此,美学学科

才能在分与合、知识创新与知识消化两方面形成相互补充的良性机制。

美学如此,整个当代科学与文化也当如此。

审美及其功能

新世纪之初,中国美学发展到关键环节:学界普遍意识到需要有所突破,但如何才能有所突破却不甚了然。不断地反思、整理传统,回溯本学科基础性话题,既是基础理论研究的文化使命,也是其学术创新的基本途径。为有所了然,我们不妨再次回到起点,对美学的一些最基础性问题做些思考。

一、对德国古典美学的反思

德国古典美学是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真正起点。在对人类审美活动的最基本见解上,康德和席勒对 20 世纪中国美学有着最基本的规范作用,直至今日。从王国维、蔡元培到李泽厚,他们大多忠实地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德国古典美学家的见解在今天仍是绝大多数中国美学研究者的基本信念。因此,我们对美学的基础性反思也就不得不从德国古典美学开始。

美学是研究人类审美活动的科学,美学的逻辑起点当是人类审美活动之精神个性,是审美与人类其他现实生命活动的区别,这也正是德国古典美学的起点。鲍姆嘉通基于当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智情意三分法,提出需要建立一种专门研究人类感性世界的感

性学——“美学”。康德继承了鲍姆嘉通的思路,对人类审美个性做了更深入研究,他从质、量、关系和方式四个方面对审美判断之内涵做了规定,这些成果比之鲍氏之为美学命名及视审美为一种低级认识,要精深丰厚得多。康德对审美判断的基本规定,诸如无功利而有快感,不涉及概念而有普遍性等,已成为美学学科最基本的知识积累,成为后人美学之思绕不过的起点。

但是,这并非康德美学之全部。康德分析美的四个判断命题均以矛盾方式出之,前半截论审美与认识、实践之不同,后半截则又论审美与实践,特别是认识之联系。美的分析的四判断中,第一个判断——无功利而有快感论审美与物质功利活动之区别,显示审美活动的精神性特征。其余三个判断——单称判断而有普遍性,不自觉而发现目的性,非概念而必然产生快感,其实均围绕人类认识活动展开,最终言说的还是纯粹理性,是理性认识对人类审美活动的内在规定。一言之:矛盾乃人类审美活动之根本气质,它虽然在外在形式上有自己的个性,但骨子里还是脱不了理性认识,脱离不了“真”的规定。

康德的这一思想后来被中国学者简化为真善美统一的命题,简化为以真善统一论美的基本思路。

康德美的分析四判断之内在矛盾最后又落实为康德哲学体系:以审美判断力沟通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微观地看,《判断力批判》对美的每个分析都是在言说审美个性,为审美而言说;宏观地看,整个《判断力批判》,所有美的分析不过是康德哲学大厦中的一个构件而已。审美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内在精神,美学并无自己的真正立足点,这便是康德为美学播下的悲剧种子。

受康德影响,席勒也很重视人类审美活动。席勒美学也有矛盾:当他以自由来解释“游戏冲动”时,似乎审美是人类精神活动之最高境界,只有审美中才能实现自由:

在游戏冲动中两种冲动的作用结合在一起,它同时在道德上和自然上强制精神,因为它排除了一切偶然,从而也就排除了一切强制,使人在物质方面和道德方面都达到自由。^①

但另一面,他似乎又与康德相同,并不愿将审美视为人类精神生活之最高阶段,而只愿把它看做是一种中介、过渡性的东西:

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②

理性的人,而非审美的人,才是最终目的,正如康德以自由意志,而非审美自由为最高境界一样。这说明,席勒同样没有把审美视为一种独立性的精神活动,也要用它做调和工作——融合“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对立。

席勒并无庞大严明的哲学体系,他的美学便更引人注目。他有成系列的论审美教育的文章,而且明确地将自由与审美相联系。因此,与康德相比,席勒对审美文化功能似乎有更明确的表达和更高层次的强调。似乎人类整个精神世界最后都要以审美为归宿,似乎只有在审美这里人类的精神才能得到最彻底的自由,起码在20世纪中国美学家眼里是如此。

黑格尔以简明的命题对美做了回答——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其《美学》可视为德国古典美学的总结形态。他继承了席勒关于审美是感性与理性统一的思路,但对审美的文化功能看似没有席勒那么高,他将审美确定为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环节,而且还是最不发达的满足于自我感性存在的最初环节,且迟早要接受宗教的超越和哲学的收编。将审美视为更低

① [德]席勒著、徐恒醇译:《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5页。

② [德]席勒著、徐恒醇译:《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16页。

的,因而没有自身独立性,需要为人类其它精神活动所超越的精神文化形式,是德国美学普遍的集体无意识,是其美学基调。但奇怪的是,这一点往往为中国美学家们所忽略,他们都将德国古典美学视为最称心如意的美学思想资源。

对德国古典美学,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德国古典美学处于美学学科的初创阶段,在对人类审美活动进行相对独立的专门研究,使之成为专门之学方面,在对人类审美活动内在精神个性的初步认识方面,它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德国古典美学是哲学美学的典型形态。哲学家们都以审美研究为其宏大哲学理论体系中之一部分,想象不到对人类审美活动真正进行独立研究,虽然名义上已承认“美学”这一新概念。从康德到黑格尔,他们并没有认真继承鲍氏所开创的学术事业,聚精会神地研究人类审美活动,他们没有全心全意地为美学这门新兴学科争取独立发展的精神空间。他们都意识到人类感性精神现象的重要性,并对人类审美活动做了较深入的思考;但又都没有彻底献身美学的学术兴趣。他们有太广的文化视野,因此都是些三心二意的美学家,研究审美时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这说明:德国古典美学家们所代表的美学,其自身学科意识自觉程度还很有限。

从鲍姆嘉通到黑格尔,德国古典美学有两个主题:一曰人类审美活动的精神个性,一曰人类审美活动超审美的文化使命。依理,前者是要对人类精神文化各领域进行区别,后者则是要进行联系;前者是美学的基础性话题,后者则是美学的拓展性话题。从逻辑和历史两个角度看,它们都属于不同层面,不同阶段。但是在德国古典美学这里,这两个话题却被搅在一起,因此形成内在张力。

逻辑上,审美个性界定当走分析之路,只能在审美与人类其他现实生命活动、其他精神文化现象的区别中进行。但是,康德、席勒和黑格尔界定审美却都采取了综合的形式,以感性与理性之统

一论审美。这一思路被 20 世纪中国美学所继承,并简化为真善美统一这一命题,以真善统一为美。

其实,这是最大的理论误区。真善并论,足以显示哲学家融会主客观世界的文化抱负,却不一定能找着人类审美之真精神。审美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精神活动相对独立的基本形式,正在其与真善之异,在其对真与善的超越,在其可以非真、非善。统一论不足以说明审美精神个性;相反,它强调的恰恰是美不能脱离真善而存,离真善无美,有真善即美。果如此,则它只能说明审美尚不足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活动,美也尚不足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价值形态,说明审美根本就没有自身的独特规定性。以真善统一论审美个性无异于北辙而南辕,缘木而求鱼。

以理性和感性统一论美,是欧洲近代哲学统一经验哲学与理性哲学这一特殊时代文化课题之要求,同时也是西方科学主义文化传统之结果。在科学主义传统下,认知理性及其对象化形态——真是哲学家们绕不开的话题,不光要承认它,而且必须包容它,因此才有了以美学的名义处理理性与感性或真善关系的做法。初看起来,这好像是美学之思的必然形式,其实非也。中国古典美学往往以善论美,极少提到认知理性与“真”,同样自成思致。此足以说明:理性与感性之统一及真善统一实乃西方哲学特殊文化背景、特殊时代要求下的特殊性课题,并非人类美学思考的普遍性话题,并非美学的必然之思。若论真善美关系,善确实是美之基础性环节,无论其积极形式,还是消极形式;但是,真对美却无必然的内在规定,只是在西方科学理性传统下,真对美似乎才显得如此重要。20 世纪中国美学家习焉不察,误把这一西方哲学史上的特殊性话题、偶然的外在规定视为美学的必然性、普遍性话题。

从康德开始,德国古典美学有着双重的文化主题:一是充分论证人类审美活动之精神个性与独特价值,其功能是建立和发展独

立的美学专门学科;二是审美与人类其他精神文化活动之关系,人类审美活动超审美的文化功能,其功能是美学学科的自我拓展与超越。前者是美学的基础性话题,美学学科之主题,后者则是美学的扩展性话题。依理,美学只有对人类审美活动自身精神个性有了充分认识后,才有望很好地解决拓展性问题。但是,现在它们被置于同一平面,企图同时解决。并且,美学家们似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后者。这样,美学学科的基础性任务——人类审美活动精神个性问题刚刚提出,刚刚展开,便被另一更宏大的拓展性话题冲淡和取代了。可是,历史并无捷径可走,这两个文化主题同时展开,看起来气势恢宏,实则掩盖了审美个性研究先天不足之事实。德国古典美学正值美学初创期,从学科发展的逻辑言,审美个性之确认与深入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当是美学学科的第一性话题。德国古典美学在这方面用心无多,故而内功明显不足。这势必影响到整个美学学科的健康发展。

审美个性研究方面,德国古典美学着意于在与物质功利活动和科学认知活动之区别中认识审美。今天看来,只这两重区别,人类审美活动之面目尚不能清楚,还需要把审美放在人类整个现实生命活动系统下进行再认识。

在人类审美活动超审美的文化功能方面,德国古典美学逻辑上包含了两个出口:一曰以审美为人类其他精神文化形式之过渡与导引;二曰以审美为超越其他精神文化活动之最高形式。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了后者,从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论,到李泽厚的铸造审美“新感性”论,乃至后实践美学诸君以审美论人之自由、生存、存在、超越性等。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结论,其实出于同一种思路,都成问题。包括审美在内的人类各种精神文化活动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合理的文化生态系统,从不同方面服务于人类丰富的精神需求,本来并无高低古今之分。德国古典美学家及